佩文齋書畫譜

71-72

卷七一 七二

名人書跋

晉及唐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73
HGT.
LENG.

NK
3634
.A2
Q243
1920
v.27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Y

佩文齋書畫譜目録

第七十一卷

歷代名人書跋二

晉王羲之黃庭經　晉王羲之樂毅論
晉王羲之東方朔畫贊　晉王羲之孝女曹娥碑
晉王羲之蘭亭修禊序　晉王羲之告誓文
晉王羲之十七帖　晉王羲之借船帖
晉王羲之竹葉帖　晉王羲之穉恭帖
晉王羲之破羌帖　晉王羲之月半帖橘帖
晉王羲之與周益州帖　晉王羲之筆陣圖
晉王羲之來戲帖　晉王羲之尚書帖
晉王羲之升平帖　晉王羲之甘蔗帖
晉王羲之論諸葛昏書　晉王羲之治頭眩方
晉王羲之貍骨帖　晉王羲之荅庾元規帖
晉王羲之快雪帖　晉王羲之二謝帖
晉王羲之思想帖　晉王羲之雨晴帖
晉王羲之瞻近帖　晉王羲之野鳧帖

同文圖書館印

晉王羲之遊目帖
晉王羲之此事帖
晉王羲之袁生帖
晉王羲之干嘔帖
晉王羲之鵰不佳帖
晉王羲之三帖
晉王羲之清晏帖
晉王羲之積雪凝寒帖
晉王羲之霜寒帖
晉王羲之此郡帖
晉王獻之洛神賦
晉王獻之保母帖
晉王獻之十二月帖
晉王獻之送棃帖
晉王獻之授衣帖
晉王獻之辭中令帖
晉王獻之中秋帖
晉王獻之雜帖
晉王獻之帖
晉王獻之玄度帖
晉王獻之耆舊帖
宋羊欣帖
宋謝靈運古詩帖
宋謝莊詩帖
齊謝朓海陵王墓銘
梁蕭子雲飛白蕭字
梁蕭子雲別帖
梁蕭挹智藏法師碑
梁陶弘景瘞鶴銘
梁陶弘景奏章藁
梁陶弘景帖
梁孫文韜茅君碑
梁劉靈羊祜碑
陳僧智永書千字文

陳僧智永眞草千文　陳僧智永倣鍾元常宣示表
陳韋霈金陵棲霞寺碑　後魏沈馥定鼎碑
東魏韓毅大覺寺碑　後周趙文淵華岳廟碑
後周趙文淵河瀆碑　隋梁恭之老子廟碑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隋丁道護興國寺碑
隋史陵禹廟殘碑

第七十二卷

歷代名人書跋三

唐歐陽詢皇甫誕碑　唐歐陽詢姚恭公墓誌銘
唐歐陽詢周羅睺墓誌　唐歐陽詢元壽碑
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唐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唐歐陽詢房彥謙碑
唐歐陽詢杜如晦碑　唐歐陽詢司空竇抗墓誌
唐歐陽詢昭陵刻石文　唐歐陽詢昭陵六馬贊
唐歐陽詢臨帖　唐歐陽詢鄱陽帖
唐歐陽詢度尚庾亮二帖　唐歐陽詢夢奠帖
唐歐陽詢子奇帖　唐歐陽詢千文

唐虞世南道場碑
唐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銘
唐虞世南千文
唐虞世南別帖
唐虞世南書心經
唐虞世南眞蹟
唐虞世南破邪論序
唐虞世南奏草
唐虞世南積時帖
唐虞世南東觀帖
唐褚遂良聖教序
唐褚遂良行書聖教序
唐褚遂良孟法師碑
唐褚遂良三龕記
唐褚遂良枯樹賦
唐褚遂良哀冊文
唐褚遂良模禊帖
唐褚遂良書陰符經
唐褚遂良兒寬贊
唐褚遂良臨右軍文賦
唐褚遂良千文
唐褚遂良清娛墓誌銘
唐褚遂良靈寶經變字
唐褚遂良心經
唐李靖上西嶽書
唐李百藥汎愛寺碑
唐殷令名裴鏡民碑
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
唐薛純陀辯法師碑
唐薛純砥柱銘
唐宋才郎穎碑
唐諸葛思禎李孝同碑
唐李懷琳倣晉嵇康絕交書

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唐趙模高士廉塋兆記
唐馮承素臨本樂毅論	唐陸柬之千文
唐陸柬之蘭亭詩卷	唐高正臣明徵君碑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唐歐陽通別帖
唐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
唐趙仙客徐王元禮碑	唐宋之懋襄州刺史封公碑
唐孫過庭書譜	唐孫過庭草書千文
唐孫過庭書景福殿賦	唐鍾紹京襄州偏學寺禪院碑
唐鍾紹京楊曆碑	唐鍾紹京書千文
唐鍾紹京書遁甲神經	唐殷仲容書流盃亭侍宴詩
唐盧藏用蘇許公碑	唐顏惟貞書武承規墓誌
唐賈膺福大雲寺碑	唐賈膺福修封禪壇記
唐唐奉一中興聖教序	唐劉升華嶽昭應碑
唐李承福智乘院碑	唐郭謙光崔敬嗣碑
唐郭謙光尹尊師碑	唐郭謙光池州刺史馮公碑
唐徐嶠之孝義寺碑陰記	唐魏華王夫人墓誌
唐薛稷封中嶽碑	唐薛稷鄭府君碑

唐薛稷杳冥君銘 唐薛稷書

唐薛稷雜碑 唐鄭萬鈞草書心經

唐殷玄祚契苾明碑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一

歷代名人書跋二

晉王羲之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考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鵞其說誤矣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他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眞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摹不得其眞久矣蜀本黃庭筆墨麤工皆非可貴第以其名存之 廣川書跋

蘄水呂君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邪張懷瓘謂逸少佳蹟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勢不聯翩而點畫多少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可存縱傳授有據亦何取哉呂君得石書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也 同上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乃臨學殊工字勢源放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 東觀餘論

同文圖書館印

陶隱居與梁武論書表云右軍名蹟合有數首黃庭經曹娥樂毅論是也當時臨搨僞寫已多況今日乎此刻尤有筆意眞可寶也倪瓚停雲館帖

晉王羲之樂毅論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摸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昨牧禁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眞閱翫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沒又屬餘杭公主以前王所重恒加寶愛陳氏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永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劉運公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貞白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史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新斯得之矣智永記法書要錄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勅内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眞蹟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墨池編

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温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

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夢溪筆談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閣或摸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爲可惜也後有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爲是惜其不完也集古錄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姑溪集

樂毅論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錄云火焚其石者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爲匣貯之竦尤珍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模以遺之竦沒今遂不知所在金石錄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眞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乏韻耳山谷集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止以史記校之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於此者蓋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麤健恐非眞蹟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嫗投書竈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眞邪 廣川書跋

樂毅論世傳爲羲之正書第一此閣老宜興公所藏其前有褚氏小印後云貞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令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奉勑審定及排類上復有紹興幷米芾賈似道諸印張宣公敬夫跋謂細觀行筆知爲眞蹟無疑按徐浩古蹟記云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太宗以二王書裝成部帙命起居臣褚遂良排署則云貞觀六年者非也徐氏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之及沒竊於咸陽老嫗縣吏捕嫗嫗驚投之爨下書述記云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公主奏借樂毅論出外搨寫遂失所在其說與徐氏合則眞蹟在唐已不存矣然余又嘗見僧智永題樂毅論謂自梁世摹出天下珍之他日遂良記搨本樂毅論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內出樂毅論眞蹟命直弘文館馮承素摹賜長孫無忌等於是人間始有其本觀二說則樂毅論之傳世皆後人所摹而此特其一歟宣公道學君子賞鑒恐非所長或題語出其一時而不暇詳考亦未可知也都穆跋 寓意編

晉王羲之東方朔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山谷集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輒不類知後人為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修嘗求書右軍王羲之為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亡其母見平生所悉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既盡矣校定太王書二卷黃庭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贊是偽蹟夫畫贊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為偽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於貞觀而入録當亦有可亂真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録也 廣川書跋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詩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攻媿集

晉王羲之孝女曹娥碑

右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余平生所閱不下數十本俱不及此張雲門倪元鎮皆好古博雅之士其題語珍重如此可寶也元鎮題為辛亥歲蓋洪武四年在當時已不易得況今嘉靖壬子相去百八十一年又可多得邪太倉顧君出以相示漫識如此是歲冬十一月十日徵明時年八十有三 珊瑚網

右軍曹娥碑搨法近古而精又文氏停雲館物昔人謂此書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間今求所謂漂流波浪之勢了不可得意者其外弱而中勁庶幾得孝女意於形似之表歟 弇州續藳

曹娥碑眞蹟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鑒書博士柯九思趙吳興再跋余館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賢書曹娥碑絹黯墨渝僅可想見字形耳 容臺集

晉王羲之蘭亭修禊序

右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眞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眞蹟宜如何也世言眞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晉魏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摹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眞本亡矣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眞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尃採 集古錄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以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

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畢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山谷集

右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搨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鉤塡咸淸潤有秀氣轉摺毫鋩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熠熠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著談標書存馬式鬱鬱昭陵玉椀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眞物水月何殊志專用一繡韈金鐍瑤機錦綺猗歟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手裝寶晉英光集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温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惟彷像得眞爲最佳也廣川書跋

蘭亭自唐太宗刊在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間世以定本爲貴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侍其先樞密守定武別以玉石刊一本易民間太宗以歸薛道祖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爲貴道祖又留刊一石在使宇留刊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石只定武自有三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太宗碑本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闢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眞薛家好本也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爲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安薛家蓋道祖死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宣和之間已取歸汴京龕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載歸沙漠嗚呼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雋道妙於翰墨方能珍玩之他人有之未必能披玩法書如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叟書 俞松蘭亭續考

定武蘭亭敘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智永所模薛氏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其二字肥有薛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斷字差瘦得於修城役夫後藏康伯可家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虜聞在中原楊伯時云與薛氏爲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舒元輿牡丹賦并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右北平榮芑書

桑世昌蘭亭博議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敘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眞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內

府者也熹嘗見三本紙墨不同而字蹟無異縉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奇秀渾成無如此搨陳舍人至淛東極論書法攜此本觀之看來後世書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爲一慨云淳熙壬寅歲淛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 朱子文集

蘭亭出於唐諸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髣髴世謂此本乃歐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是眞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刓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迺知當時眞贗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令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日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白石道人集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朋天台人 王氏法書苑

蘭亭帖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眞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豪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五字鑱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寳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寳應重題子昂（同上）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絶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中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寳也句曲外史張天雨（珊瑚網）

薛紹彭自爲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密李學究本最所寳惜當時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僂指數而蘇才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覿得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瀕死猶手握之高出水而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寳惜如此子固遂流落江東予聞諸陳子山陳子山聞之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搨蓋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具可徵其爲李本何疑哉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月癸巳眘山蘇伯衡識（蘇平仲集）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義獻餘書非不佳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眞可寶也哉遜志齋集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偏旁結構與在明祕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閱閒紙色搨法知爲北宋時物無疑也悦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爲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懿永興宣城又次之在明其自保愛故當不出此數種也弇州續藁

蘭亭敘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眞蹟於越州辯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摹下眞一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証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爲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容臺集

晉王羲之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眞小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

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便留內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亦焚矣 國史纂異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東坡集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爲王懷祖微也當時以不能堪黠摘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强以官開元中此書得於潤州瓦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黠畫不可一槩求之實天下奇作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岐王宅焚則宜世不得傳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妙手搨摸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好迹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歸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當時已出知鴟尾得者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嘗見於小函同樂毅論黃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眞贋也 廣川書跋

晉王羲之十七帖

逸少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辭信其書出鍾張右也庾肩吾以芝爲工夫第一繇天然第一而逸少

工夫不及張芝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繇臥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繇工夫特後於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廣川書跋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尾有勑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挍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邯鄲家所蓄舊本頗與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眞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敘次顛舛文爲十七帖而誤目爲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眞獨勑字本及此弖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與余所著法帖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於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黃伯思書東觀餘論

逸少書自六朝以降一人而已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唐太宗殊加愛重至爲親作傳絡與天子尤喜之以千金易一字眞蹟遂多又爲書其傳千載之下何其幸也此十七帖乃江南李氏墨本字不失眞形範高古思賢宜珍藏之松隱集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殽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顚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殽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

同文圖書館印

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邪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仙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朱子文集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黃文獻公集

右軍十七帖因首有十七日字故名八碑共二十九帖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佐家藏者是木版絕妙但不能考其所從來宣德中佐見大理寺丞蘇州仰瞻所藏石本後有唐文皇押字疑其爲館本也宋黃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佐識 格古要論補

右十七帖不全石刻在關中近時蔣侍御伯宣亦刻石於吳下顧不若此刻猶存

拙意也黃伯思亟稱此帖爲書中龍蓋妙在行款耳此本行款當爲模勒者展促亦失之矣昔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書有三千餘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爲卷此帖亦一丈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余收有淳熙修內司帖一卷行款正同後復得趙松雪對臨墨蹟皆神采煥然可寶也往時周府東書堂晉府寶賢堂各用入刻皆不復知此矣漫記於此 陸深儼山集

晉王羲之借船帖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出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眞僞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甚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伯千方得盧公韓太沖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尚書故實

晉王羲之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東坡集

晉王羲之稚恭帖

同文圖書館印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行書帖眞蹟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復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祜鑒定在王珪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爲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怪多態清字破損予臨得之寶晉英光集

晉王羲之破羌帖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米芾書史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方遁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納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東觀餘論

破羌帖寶晉齋謂之王略帖洵是右軍名蹟然今之所傳或是老顛臨得者羌字

落筆入頭太輕不似内史骨力惟戲魚堂乃極神雋八面變化幾與禊帖埒墨林快事

晉王羲之月半帖橘帖

右軍月半帖褚夔州所論序也橘帖余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眞僞爲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山谷集

晉王羲之與周益州帖

右軍與周益州書凡三十許帖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按周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爲益州刺史彭模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建城公在官十年卒蜀人廟祠之山谷集

晉王羲之筆陣圖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眞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趙竦得之於一道人章惇借去不歸王右軍書家謂在山陰縣王氏右軍東方朔畫贊糜破處歐陽詢補之在丁諷學士家歸宗室令畤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帝像易云米芾書史

晉王羲之來戲帖

王羲之來戲帖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

同文圖書館印

澤者方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予即以其直取君以予與來往議此帖書黏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搨書墨即透數行仍汚靜地深可歎惜 米芾書史

晉王羲之尚書帖

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黵二滅一注五𦙶七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癸卯洛陽官廨棐雲林子書 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升平帖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訖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眞意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甘蔗帖

此帖中云甘蔗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千章竹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从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論諸葛恢書

此卷有論諸葛昏書案晉謝石嘗求昏諸葛恢稚女恢不許及恢亡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 世說作我在別本作諸葛在非 遣女裁得爾耳始不知此何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及觀此帖乃云二族舊

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𨽻事又云欲速知决始知右軍爲主兹事故觀謝婦發此歎也已丑歲十一月十九夜長睿書 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治頭眩方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於山間劚石得一大石中空内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緣何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於斯石歟意其薶沒已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於石間理不足怪或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橅爾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眞賞者自能辨之是月九日黄某於丹陽東齋書 東觀餘論

晉王羲之貍骨帖

貍骨方今官帖中定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此本荀輿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貍骨帖梁武帝嘗以古書雜蹟一卷問於陶隱居對以貍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蹟在梁已疑其僞今定爲右將軍書果何据邪雖然右軍嘗寫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 廣川書䟦

同文圖書館印

晉王羲之荅庾元規帖

逸少於書自謂眞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處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迥絶古人處若更論勢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者也世傳謂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事而學習特求法度規矩爾至於離方遁圓不守繩墨自作勝槩謂非天德不可也但見庾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愔不知此語何所憑藉而知其昔不逮二子邪

廣川書跋

晉王羲之快雪帖

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書快雪帖見張彦遠法書要錄本朝參知政事蘇公太簡家故物故有翰林學士院印唐賜魏丞相徵傳之子孫故有鄭公之後印又傳於褚遂良之孫長史故有褚印予在都下以好玩十種易於蘇太簡孫祕書激字志東志東與余德友也蘇才翁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紹聖丙申以示翰林學士蔡公仍以翰林印印之即太簡作翰林時所用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求之不與已乃翦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於摹本乃見還因詳錄得之之自紹聖丁酉海岱樓題米芾審定 寶晉英光集

快雪帖相傳爲右軍正書今在眞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 容臺集

晉王羲之二謝帖

右軍眞蹟近世漸少觀二帖紙札尚完殊可愛也案正觀日録洎淳化法帖皆不收此豈當時爲好事者祕藏不出邪熙寧丙辰冬至日丹陽蘇頌子容餘杭郡西閣題 蘇魏公集

右軍書法萬世所宗昔人稱歐虞之體謂如壯士美人者但能精於一偏尚且傳之後代而況得其全者哉是知此字當使好事寶之也元豐乙丑五月望日西安縣齋丹陽崔希仲德舉題 珊瑚網

正觀尤愛右軍書訪求殆盡其後殉葬昭陵今所存法帖人謂皆衰疚之間故不復進上得傳於後豈其然乎此書亦然又法帖之所遺也當用文錦玉軸重裝以遺子孫寶之海陵曹輔子方信安郡齋書 同上

晉王羲之思想帖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眞蹟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勢觀者無不歎賞神物之難遇也孟頫書 戲鴻堂法帖

右軍眞蹟世所罕有此思想帖與余舊平安帖行筆墨色略同皆奇蹟也平安帖有宋海嶽籤題此帖無簽題而有趙魏公跋同觀者自霍清臣而下凡十有三人

同文圖書館印

皆鑒賞名家咸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若此余何幸得附名其後哉嘉靖丁巳冬十一月十有三日長洲文徵明題時年八十有八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

晉王羲之雨晴帖

羲之與子姪輩書草草似不經意及尋繹之筆筆皆有位置如大辯智人雖語默無常悉證於道此帖是也千載間雖有作者往往得彼失此曷能集大成也松隱集

晉王羲之瞻近帖

右羲之瞻近帖行書之狎隣於草者也典午沖靚放曠之風烏衣諸王富貴居養之素藹然見豪楮間宜其名百世也第宋淳化宣和似搜羅晉帖靡遺而此帖獨不見有表識豈非金源得宋故物易故以新而然歟明昌七印籤帖金書全倣宣和其篆籀朱法精麤不侔後世瞭然在目假令當時不相師法政未爲失觀辨章良公成甫家清玩見右軍眞蹟二帖當亞快雪至正丁酉閏月已未廬陵歐陽玄識此圭齋集

晉王羲之野晃帖

昔年危内翰太樸出示羲之野晃帖且云别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㐮鮓尤爲佳絶濂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爲贄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爲眞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負然不侔鄙

陽劉彥炳最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眞僞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許及之 宋學士集

晉王羲之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澀類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眞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厲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眞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遜志齋集

晉王羲之此事帖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蓋嘗爲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簽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寬觀於徐太守維亨爲題 匏翁家藏集

晉王羲之袁生帖

右袁生帖曾入宣和御府即書譜所載者淳化閣帖第九卷亦載此帖是又曾入太宗祕府而黃長睿閣帖考嘗致疑於此然閣本較此微有不同不知當時臨摹失眞或淳化所收別是一本皆不可知而此帖五璽爛然其後賜紙及內府圖書之印皆宣和裝池故物而金書標籤又出裕陵御筆當是眞蹟無疑此帖舊藏吳興嚴震直家震直洪武中仕爲工部尚書家多法書名畫後皆散失吾友沈經時

購得之嘗以示余今復觀於華中甫氏中甫嘗以入石矣顧此眞蹟無前人題識俾余疏其本末如此嘉靖九年臘月三日文徵明識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晉王羲之干嘔帖

晉右軍王逸少書干嘔帖其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色是知唐初人所臨也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益爲久而卷舒恐致褙絹絲紋磨損字面故置之書筒而祕之乃知前人寶愛如此之篤太宗時已嘗刻諸淳化古帖石中上有南唐内合同幷集賢院印及卷首尾古印朱文十數又鷲溪黄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内府圖書印之當必數帖成軸不然何以革首外邊各亦有印文邪今存者此帖耳是以書譜止載其首帖之號云皇慶二年十二月朔喬簣成仲山父題王氏法書苑

右晉右將軍王羲之干嘔帖嘗刻之淳化帖中以石刻較之分豪無異眞至寶也或者謂其紙墨蕭瑟或又謂其爲唐摸政不必計也其筆法高古斷非後人所及今見石刻一行半段皆寶惜之況此帖典刑具存非水月鏡象可比者乎其直界成路喬仲山以爲置書筒中者非也古人寶愛名帖嘗以自隨如王世將得索靖廿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也其週遭諸印多用赭墨亦非後人僞爲長洲文彭謹題同上

晉王羲之鵲不佳帖

鵲當是右軍諸孫小字右軍自誓墓後謂我卒當以樂死然間語疑之輩藍田望

不逾我而位遇邅邈當由汝曹不如坦之邪今又云顗等不佳都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曹公有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人於子孫雖賢豪不能忘情劇可歎也此帖連白石枕鄴中戰塲諸蹟爲濮中李少師東之家物米元章之父阿耆以犇勝獲之遂爲米氏物後有尊德樂道印見元章書史甚詳今則割爲一卷而有開成二年柳公權記一條豈全卷題字亦隨之而割邪結體比他蹟形勢稍廓落而遒聳雄邁有威鳳翔霄神驥追影勢余老矣後先所見右軍父子手筆唐臨至八本譬之玄奘入五印度覩薄伽梵金光明相能不悲喜敬題於後弇州續藁

晉王羲之三帖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黃琳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孫也大熱帖更世久紙墨已盡揭而猶有搵入膚理者細翫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眞蹟此月帖筆勢圜逸而間有襄陽意疑爲米南宮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怯據鑒定以爲唐人臨本也眞蹟縱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帖從眞蹟上翻出優孟抵掌尚近於王孫隆準薛紹彭云古囊織縹可復得白玉爲璏黃金題況爲之後者乎珍重珍重弇州山人藁

右軍大熱帖紙紋磨滅幾盡而墨色黯然猶具完字政如李夫人游魂居幃帳中可望而不可即此一奇也且鋒勢純熟無纖豪作意摹擬態定臨本淡悶帖在宋

時黃祕書即有定論以爲非後人僞作此本則非出過庭臨蓋唐人草得二王法無踰孫者其落脚差近前而直皆孫筆也此月帖王長公鑒爲米家風非入書家三昧者不能斷此語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識眞唐隋當時薛米諸人第得見我輩不至矜詡若爾 莫廷韓集

晉王羲之清晏帖

此帖致佳乃釋之者最可笑或作有異産已可捧腹至云所使有豊一鄉是何言語況幷出亦改爲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一乏也始渙然明了蓋所出者地産之也所有者非地産而聚於此者皆無一乏也文義草法無一牽強右軍諸帖如此等處多有之不盡能辨 墨林快事

晉王羲之積雪凝寒帖

此六十三字表裏瑩潤骨肉和暢有法有致最爲合作乃載在長沙本者今閣帖盛傳而他帖皆不聞海內收之者古哲名蹟可惜矣而賞鑒之苦心靈識亦與之俱澌均可惋悵後世有大力者一蒐而表章之庶不致洪鍾瓦缶之歎耳 墨林快事

晉王羲之霜寒帖

右軍諸書果無有純於眞者唯此收于絳帖馴雅整栗寄巧於拙藏老於嫩有不可盡之姸米謂右軍無眞字而以快雪帖爲眞快雪今盛傳未見眞體故又疑米所見另一帖果爾則此帶行者誰復能爲之必老顛誤憶以此爲快雪帖耳快雪

之爲行書既審則眞書之此爲第一又何疑乎墨林快事

晉王羲之此郡帖

余知右軍非晉賢茲觀其治郡大略苦於逋滯是必清理無留難也舍逸而就勞是耐鞅掌不鄙俗役也至於人事請託則又近情善處不致乖迕而獨坐一語又非深明於得人先有司之心法者不能道恐先哲之美爲字學所蓋故於評字而推言之不以爲煩焉墨林快事

晉王獻之洛神賦

獻之洛神賦蹟遺頭尾外得一十三行都二百五十字重加整背祥符八年八月十日周越記戲鴻堂法帖

子敬能作方丈字觀其細書巧妙方丈不足爲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絕迹也治平三年三月廿八日襄同上

今世所傳洛神賦予見者四本惟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疏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子發謂子敬嘗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邪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廣川書跋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賛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於前璨題其後何止公勲卿邪 松隱集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爲眞蹟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生葫蘆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祿翰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灝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勤也陳公誠磊落篤寔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於松雪齋 松雪齋集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然是唐人硬黃紙所書紙略高一分來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沈著大之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爲眞蹟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同上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

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别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吴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所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邪其昌 戲鴻堂法帖

晉王獻之保母帖

右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磚乃晉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云善爲文能草書王謝奴婢定小異耳又有小硯背刻王獻之永和五字二者以致行都别鐫此本四明樓尚書鑰摹以相示字畫固妙其辭則有望於八百餘年後守官之人自興寧距今適八百三十餘年預知如此蓋當時卜地如郭璞輩固不乏也五月二十八日記 平園集

保母磚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刓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孟頫 書畫題跋記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夐然不侔也或

同文圖書館印

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爲問荅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潛溪集

晉王獻之十二月帖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筯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國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米芾書史

晉王獻之送棃帖

王獻之送棃帖云今送棃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劒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曽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眞蹟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爲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

矣其子以二十千責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爲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眞超逸豈父可比也 米芾書史

敬美弟自燕中歸得大令此卷後有柳誠懸文與可二跋考誠懸跋蓋併右軍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不二字俱誤以爲大令故有劒合延平珠還合浦語米元章鑒定之遂析爲二卷而子瞻所題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十萬籤蓋右軍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謂爲然而誠懸跋後細題又一帖十二字連之語皆爲元章所削去恐後覽者以誠懸跋語致疑備記於此若大令筆雖稍有剝軼而存者猶自煜煜射人眉睫間元章所稱天眞爛熳故不虛也誠懸搆結淳古生平鋒鍔斂盡隱然有羮牆思吾弟其善有之 弇州續藁

子敬後幾百年而爲柳誠懸誠懸又幾百年而爲文與可前者紙渝故當墨敝後者筆近乃宜色鮮然而墨色濃淡文不及柳柳不及王前後幾如倒置乃知古今人不相及非獨用筆用墨亦然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吾不得而見之矣幸有子敬

片楮在持是以觀凡稱右軍墨蹟墨瀋昏淡者皆贋品也王世懋奉常集

晉王獻之授衣帖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權陳惠辨押尾蓋梁御府法書也筆勢闊放實子敬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東觀餘論

晉王獻之辭中令帖

子敬稱州民當是上揚州刺史耳蓋會稽王時爲揚州秉政故也書法遒逸疎爽然右軍家範不無少變北海吳興皆其濫觴少可惜耳弇州山人藁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黃長睿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容臺集

晉王獻之中秋帖

米姓晉唐法書眞蹟祕玩目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爲寶晉刻石即此余因出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況其精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眞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匏翁家藏集

晉王獻之雜帖

子敬書如何間少年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眞行草書雜在一紙或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謝太傅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荅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

勝大傅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陵突似欲出其家學宜詫

人有逸氣過父之語也 廣川書跋

晉王獻之帖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李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袤肥瘦後先不同乃爾豈

稚老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法別作體乎長睿父觀 東觀餘論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於逸少

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

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攣餓隸無乃太貶乎 同上

晉王獻之玄度帖

大令之書極易辨大抵無右軍八面變化故其辭多複閒架不茂實所以貴於人

間者筆畫勁利態致蕭踈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非勉強仿傚可以夢

見諸如此等皆是其真蹟無疑 墨林快事

晉王獻之昝舊帖

余幼習二王帖見其釋文爲柳六惠蓋緣帖中下字多一帶筆而誤也及得劉氏

釋文乃知誤自宋人刊誤辨正皆不及之則升官帖中亦呼之爲六惠矣 墨林快事

宋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鍇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

同文圖書館印

墨妙亭中 東坡集

宋謝靈運古詩帖

伯英妙蹟永絕之後隋唐能書者論草聖惟言永禪師張長史而已今觀此卷始知元氣在天壤間代不乏人但藝有專兼流傳有顯晦耳豈謝公以佳詩雅韻掩其書名邪況宣和宸翰內外僉題玉璽玉軸幹皆全譜中論評又備極推奬慶仰神物感惠難勝值而有之此生之倖會也不媿惡拙僭書卷末時至正庚午蕤賓節日前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榮僧肇薰香敬題 珊瑚網

宋謝莊詩帖

謝莊詞翰傳自高祖廣平王聞得於南唐字畫遒勁勢若飛動莊六朝文翰俱美元祐巳巳十一月望日石磧戍鏡湖遺老賀方回云 戲鴻堂法帖

瑞雪詠山夜憂懷園引長笛弄莊集中不載誠祕異之文故莊手書珍惜不傳於世也之肖再識 同上

謝莊詩帖於新都汪景淳得摹本未見眞蹟書法似閣帖所謂蕭子雲者小加妍雋宋高宗書近之其昌 同上

齊謝朓海陵王墓銘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廚人以方石鎮肉視之有文刻乃此志也後爲人借去不還遂亡所在此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

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目然玄暉自以草隷名當時後人目以
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温文
著性石本云著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褰晚夜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石本爲是
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黄某長睿父書 東觀餘論

梁蕭子雲飛白蕭字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亟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賛廟謩啓於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圬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埽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護壁書施搨於下耽玩研味畧無巳時士舉重焉紿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感閲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閲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爲朽壤於小吏之家逸品絶前賢之蹟固知興亡繼絶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圜卷側掠體法備焉信衆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絶子雲曲盡其法歐

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絶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頽圮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蹟感有將壞之壤晉公出之方絶之蹟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唐崔備 法書要録

梁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深畫重去眞遠矣錐況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蓋自唐貞觀入録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內府今視其書與世所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求於纖瘦濃淡未嘗有遺恨昔傳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兔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豐狐之柱路扈嘗用之但不知胎毛非壯髮可用以作筆此予未之考也 廣川書跋

梁蕭挹智藏法師碑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予於集古録不忍遽去者以其字畫麤可佳捨短取長可矣 集古録

此楷法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殿中書是碑古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法遂亡虞褚歐薛弗能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巳歲四月二十七日

黃某長睿父書 東觀餘論

梁陶弘景瘞鶴銘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鈌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麤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耳而歐陽文忠集古録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非其別號歟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它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証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岳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又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東觀

同文圖書館印

宋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眞逸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賞鑒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眞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嵒本作丹陽外仙郎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挐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王氏法書苑

右梁陶弘景正書瘞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予弘治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爲予言嘗識其處予既驚喜且自笑昔爲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上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予銘殘闕而録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金薤琳琅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紿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録其文悉加題品爲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爲恨

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爲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瘞鶴銘考

梁陶弘景奏章藁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眞君眞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作奏章藁與前二書雖眞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閒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臮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擧頗近實云政和乙未歲二月二十二日黃某長睿觀 東觀餘論

梁陶弘景帖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爲筆灰中草書後遂工草隸緣求宰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而去評書謂弘景師祖鍾王采其骨氣至眞草體勢反合歐虞此帖淸高閒澹雅有秀韻是知歐虞作略得六朝韻爲深帖語似邀屈畫工故其說頗詳云 松隱集

梁孫文韜茅君碑

同文圖書館印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眞君固定録眞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爲定録眞君衷爲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元豐類藁

梁劉靈羊祜碑

右羊祜碑梁大同中以舊碑殘缺再書而刻之碑陰具載其事劉之遴撰劉靈正書金石録

陳僧智永書千字文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爲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眞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去其僞者不以文不足爲歎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集古録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東坡集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眞蹟末後一幅上有雙鉤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眞蹟一卷各以一幅眞蹟在中搨爲數十軸若無鉤填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荆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婿也有古跋云契濶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米芾書史

智永搨梁所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留其一至唐眞偽並出藏書者已病其難得也觀右軍書記永和世謂黙符聖典有鄉背之宜而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努趯策掠啄磔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此豈可求於書儈畫販而論眞偽耶千字其初本得右軍遺書梁武帝嘗令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命周興嗣次爲韻語其成時一夕鬢鬚盡白當世甚重詔令蕭子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者率作千字以謂體制盡備可以見筆力然非書得成法者亦不能盡工楊文公謂勅當爲梁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畫轉移誤耳陳時朝廷命令未加勅字其說誠然知爲字謬也 廣川書跋

陳僧智永眞草千文

智永眞草千文舊有石刻今閣老長沙公所藏乃其眞蹟較之石本字大而肥氣韻飛動優入神品爲天下法書第一穆辱遊公門公嘗示穆清明上河圖繼復出此一日之間獲觀二妙何其幸與何其幸與 寓意編

智永眞草千文崔氏所藏眞跡薛嗣昌刻之長安漕司者翻本尚完好但太瘦生

且波發處多有可恨此紙晚得之徽人汪生是棗本耳而肥以長安石本較之不啻江妃之望玉環也刻手工拙固如此哉今智永千文獨推史家碑疑此即是也 弇州續藁

陳僧智永倣鍾元常宣示表

此永師倣鍾元常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回向沉著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唐以後此法漸漸盡矣 畫禪室隨筆

陳韋霈金陵棲霞寺碑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谷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遊而攝山則未一到嘉靖癸卯歲得交於雲浦盛君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棲霞二大字圍竟五尺許妙甚然無書者姓名或是蔡君謨筆甲子之歲偶得棲霞寺碑乃陳韋霈書後爲宋僧懷則翻刻字畫全擬懷仁集右軍書體而篆額題刻云僧有朋暇日雨牕因手製成冊是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懶漫記於嘉趣堂 珊瑚網

後魏沈馥定鼎碑 一名御射碑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葢十年矣 集古錄

右後魏御射碑在今懷州按北史及魏書宣武紀景明三年十月庚子帝躬御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即此碑也碑云維魏定鼎遷中之十載又云皇上春秋一十有七據史及孝文弔比干文皆云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至景明三年蓋九年矣而碑作十載恐誤又史云宣武以太和七年生景明四年當年二十而碑言年十七則當以碑爲據然則宣武終於延昌四年蓋壽三十五歲而史以爲壽三十三者亦誤也予按禮記問天子國君之年對者皆不敢斥言今魏人乃書其君之年於碑豈禮也哉 金石錄

東魏韓毅大覺寺碑

右東魏大覺寺碑在洛陽碑陰題韓毅書據北史毅魯郡人工正書神武用爲博士以教彭城景思王攸當時碑碣往往不著名氏毅以書知名故特自著之也然遺跡見於今者獨此碑爾 金石錄

右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予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蓋自不能分也因覽此碑毅自題爲隸書故聊誌之以袪來者之惑 同上

後周趙文淵華岳廟碑

右後周華岳廟碑萬紐于瑾撰趙文淵字德本書按後周書列傳有趙文深字德本蓋唐初史官避高祖諱故改淵為深耳萬紐于瑾者唐瑾也周文帝時賜姓名文復以于謹與同姓更萬紐于云 金石録

後周趙文淵河瀆碑

右河瀆碑後周天和二年建內史大夫琅琊王褒字子淵造文趙興郡守趙文淵字德本奉敕書余嘗讀楊大年談苑云千字文題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按此碑及唐瑾撰華岳廟碑皆文淵奉敕書後周去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杜如晦碑歐陽詢書昭陵九成宮碑皆作奉敕如此之類甚多略舉一二要知不獨始於顯慶大年之論非也然則唐人所謂不經鳳閣鸞臺不謂之敕者蓋言命令當繇廟堂出非謂敕之名始於此也然文淵奉敕書碑而自著其字何哉 金石録

隋梁恭之老子廟碑

右老子廟碑隋開皇二年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今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録之其碑石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也 集古録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仁壽二年周彪撰丁道護正書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

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莆陽蔡襄 蔡忠惠公集

右啟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勝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絶筆余所集録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惆然爲之歎息惟道護皆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録千卷止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其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 集古録

隋丁道護興國寺碑

右隋興國寺碑陰丁道護書道護所書興國啟法兩寺碑皆在襄陽歐陽公嘗得啟法寺碑列於集古録中而於太學官楊褒處見興國寺碑以不得入録爲恨今碑陰又有襄州鎮副總管柳止戈以下十八人姓名字畫尤完好歐陽公所未見也蔡君謨題其後云在杭州日坐有客曰小説稱丁眞永草永固知名丁何人也予謂道護豈其人耶按法書要録丁覘與智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非道護也 金石録

丁道護書啟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啟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摹

同文圖書館印

本於太學官楊衷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元豐類藁

隋史陵禹廟殘碑

右隋禹廟殘碑其文字磨滅十五六而其末隱隱可辨云會稽郡 下闕三字 史陵書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按張懷瓘書斷云褚遂良嘗師史陵蓋當時名筆也今此碑磨滅而僅存世之藏書者皆未嘗有非余收錄之富則遂不復見於世矣 金石錄

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二

歷代名人書跋三

唐歐陽詢皇甫誕碑

右隋皇甫誕碑余嘗得誕墓志又得此碑以攷北史及隋書列傳傳云誕字玄慮而碑志皆作玄憲傳云隋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爲比部刑部刑曹二侍郎遷治書侍御史爲河南道大使及還奏事稱旨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以碑志參攷誕自司徒主簿出授長史俄除益州總管府司法徵授比部侍郎蓋未嘗拜兵部而其爲河北河南安撫大使乃任右丞時皆史家之謬惟墓志稱誕嘗爲司徒主簿而碑不載傳與墓志皆云爲魯州長史而碑作廣州則疑碑之脫漏墓志乃葬時所述然碑亦貞觀中其子無逸追建不應差謬何也 金石錄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眞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温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清容居士集

隋光祿大夫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文歐陽詢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風之飄逸歐得晉之規矩觀此其振發動盪豈非逸哉非所謂不踰矩者乎初學者師此以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持循而成功不難也 東里集

率更書皇甫府君碑比之諸帖尤爲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苔剥差可誦耳皇甫君名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者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噫逝者有知能無麥秀之歎乎 弇州山人藁

唐歐陽詢姚恭公墓誌銘

右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墓誌銘虞世基撰歐陽詢正書誌稱辯精於邊事屢立大功蓋老將也其官至大將軍謚恭公爵亦尊矣而隋史不爲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辯此古人壙墓之文所以必託之名筆豈無意邪 金薤琳琅

唐歐陽詢周羅睺墓誌

右隋周羅睺墓誌無書人姓名而歐陽率更在大業中所書姚辯墓誌元長壽碑與此碑字體正同蓋率更書也往時書學博士米芾善書尤精於鑒裁亦以余言

同文圖書館印

爲然羅睺名將隋史有傳今以墓誌考之羅睺在陳自鍾離太守遷秦郡而史不載又史云開皇中自豳州刺史轉涇州母憂去職復起授豳州遼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進爲上將軍而墓誌自豳州爲水軍總管進上將軍然後爲涇州其遷拜次第皆不同又史云拜東宮虞候率而墓誌爲左監門率史云轉右衛率而墓誌爲右監門武候率史云自右武候大將軍進授上將軍而墓誌不載蓋未嘗拜此官也皆當以墓誌爲據 金石録

唐歐陽詢元壽碑

右隋元壽碑虞世基撰歐陽詢書按隋史壽開皇中爲尚書主爵侍郎而碑云主爵郎碑云從晉王伐陳時兼揚州長史授行軍總管長史平陳遂爲揚州總管府長史遷尚書左丞而史但云自元帥府屬平陳入爲左丞爾又爲太常少卿時兼雍州司馬史亦不載其卒贈尚書左僕射光禄大夫封博平侯而史但云贈右僕射皆其闕誤史云壽在周封儀隴縣侯而碑作儀龍侯今按隋書地里志有儀隴縣屬巴西郡而無儀龍未知孰失也 金石録

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集古録

貞觀初歐虞褚薛以王佐才弄翰追配二王謹嚴瘦勁歐陽絶出流落天壤間者

何謂猶化度寺記醴泉銘最爲珍玩習之者往往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不爲吏牘之歸假刻誤人人亦罕識眞忽見此本殆未易得反復數日書以歸之 北磵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鄭樵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剥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眞此本乃昆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爲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宋學士集

歐陽率更書米海岳稱其眞到內史石刻惟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搨致佳下眞一等者也董其昌觀於墨華閣因題 珊瑚網

唐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爲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中袖此刻見過爲書其後吳興趙孟頫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吾家率更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絕佳者此帖臨摹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 同上

歐陽率更姜白石以爲追蹤鍾王今觀此石刻尚使人驚絕矧眞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爲信然此化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至元六年歲庚辰三月十六日康里巙書 同上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右歐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王魯齋先生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爲全文而姸媸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爲跋如此至咸淳巳已春又得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曆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迺此碑稱歎以爲至寶旣而寺僧誤以爲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爲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搨數十本巳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以是爲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文采相懸絕矣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無石本類皆一體塡奏字内筋脈舉無存者余與他人言多不省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眞也 解縉春雨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許爲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予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爲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精神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哉元諸大老賞品評於其間者凡十有三人濂尚何言庸掇拾緒論而書於左方云 潛溪集

予兒時亟聞先𢡟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右而未獲見每以爲恨今太師英國張公廷勉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子期家物銘敘略備其空缺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謂蓋印者帖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巙子山諸公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爲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久矣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張公博雅好文事尤重世澤其永寶之不獨如李氏所識也正德五年八月十日長沙李東陽識 懷麓堂集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爲楷法第一雖不敢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二百餘字後又致一本雖剥蝕其可讀者幾再倍之當是前百年物而字意小緩散不能如前本之精勁也豈搨手微劣故邪因合而識之俟明窗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 弇州山人稿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右唐歐陽詢書虞恭公碑歐陽唐人楷法第一此與化度寺九成宮又歐陽書法第一三者之中此與化度又第一也石本皆在陝西近時陝西人苦於應酬日竊殘毀勢將不可永矣此本今江西布政使陳公爲憲使時所惠予者予寶之如拱璧樂君象乾愛而能教子者求遺其長子輝學書且屬題識其後記予少時何嘗見此蓋不獨予雖鄉郡士莫不然也今有此者不知寶之寶之而不知學其自棄孰甚焉輝其勉之 陳循芳州集

同文圖書館印

唐歐陽詢房彥謙碑

右唐房彥謙碑彥謙玄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爲涇陽縣令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玄齡方爲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玄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碑李伯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丘縣界中世頗罕傳 金石錄

唐歐陽詢杜如晦碑

右唐杜如晦碑虞世南撰驗其字畫蓋歐陽詢書也如晦唐偉人史家立傳不應草草今以碑考之頗多異同傳言如晦大業中嘗以選補滏陽尉棄官去而碑言在隋起家爲雍州從事及煬帝幸江都代王使君判留守事蓋如晦未嘗爲滏陽尉而亦未嘗棄官去也傳言秦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而碑作右庶子傳言爲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而碑作攝侍中吏部尚書傳云其祖名杲而碑所書乃名徽傳云諡曰成而碑所書乃誠也蓋此碑乃太宗手詔世南勒文於其石其官爵祖父名諱不宜有誤皆可以正史氏之失矣 金石錄

唐歐陽詢司空竇抗墓誌

右唐竇抗墓誌歐陽詢撰并書其所歷官新舊史所書頗多闕略蓋抗在隋自岐州刺史遷冀州又遷定州又爲遼東道行軍總管改朔州道遂授持節幽易燕澶四州諸軍事幽州總管幽州刺史而史直云自岐州轉幽州總管其歸唐爲弘化

道安撫大使遷光禄大夫又爲左武侯大將軍時以本官領同州刺史史皆不載其卒史言謚密而誌作容新史言贈司徒而誌作司空舊史亦爲司空與誌合 金石録

唐歐陽詢昭陵刻石文

右唐昭陵刻石文太宗爲文德皇后立歐陽詢書其文載太宗實録今石刻已磨滅故世頗罕傳 金石録

唐歐陽詢昭陵六馬賛

右唐昭陵六馬賛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爲文刻石於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賛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今附於卷末云 金石録

唐歐陽詢臨帖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乃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後裔勉旃庶幾不隕其美也 集古録

唐歐陽詢鄱陽帖

歐陽率更鄱陽帖用筆妙於起倒林夫臨摹殊不失眞亦翰墨中異人也繫舟樊口蕭散於寒溪西山之上攜此書往來研味髣髴見古人同觀者潘邠老仲達李文舉陳元矩何斯舉 山谷集

同文圖書館印

唐歐陽詢度尚庾亮二帖

右唐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本書度尚帖余元豐官長沙獲於魏泰庾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於鍾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參孔壁之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蕭閒外舍裝賛曰渤海光怪字亦險絶眞到内史行自爲法莊若對越俊若跳擲後學莫窺遂起厖劣 寶晉英光集

唐歐陽詢夢奠帖

右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率更令渤海郡歐陽詢字信本書仲尼夢奠帖七十八字前後御府法書二小印後有紹興小印合縫處古印甚多下跋一古字未曉誰氏庚寅十月購於楊中齋家悦生圖書亦曾入賈秋壑文府率更初學王逸少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咸以爲楷範張懷瓘云歐陽眞行出於大令自羊薄已後略無勍敵獨永師恃兵精練議欲旗鼓相攻歐惟猛鋭長驅永則破膽奪氣法書苑亦云信本行書蟬聯起伏凝結遒聳裁蕭永之柔懦拉羲獻之筋髓比之諸勢出於自得此本勁嶮刻厲森森然若武庫之戈戟向背轉摺渾得二王風氣世之歐行第一書也辛卯二月辛未重裝九日丁丑跋於嚴陵官舍金城郭天錫審定眞蹟祕玩 書畫跋題記

歐陽信本書清勁秀健古今一人米老云莊若對越俊若跳擲猶似未知其神奇

也向在都下見勸學一帖是集賢官庫物後有開元題識具全筆意與此一同但官帖是硬黃紙為異耳至元廿九年閏月望日吳興趙孟頫 同上

韋續墨藪歐陽正行書在中上品歐教作書有八訣最利初學學者觀古人書必觀墨蹟乃見妙處此夢奠帖七十八字真人間絕無僅有希世寶也蓋嘗入宋御府矣趙文敏公所題考碑志是三十七八歲筆故與後來特異吾家蓄古墨跡此為最久正統八年四月六日楊士奇謹書 東里集

唐歐陽詢子奇帖

右唐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太子率更令歐陽詢字信本書新序子奇帖行書見於淳熙秘閣書目御府帖也歐陽平生愛書故事度尚帖予家夢奠帖皆是故事夢奠帖暮年所書紛披老筆殆不可攀此帖精謹中歲書惜不刻石以永其傳也乙酉獲於廣陵甲午三月命工重裝於錢塘金城郭天錫祐之審定真跡秘玩 書畫題跋記

率更所書夢奠及子奇帖嘗獲觀於祐之郭公山房今三十年矣俛仰疇昔為之慨然泰定乙丑十二月廿又六日巴西鄧文原書 同上

率更令歐陽公書法在李唐朝居褚河南薛少保右則其妙可知矣拜觀新序一帖其筆力端重遒麗足為萬世法程學者烏可以片楮忽諸不特此耳吳興趙公書籤巴西鄧先生手跋亦足清玩也識者寶之大梁班惟志謹書 同上

同文圖書館印

唐歐陽詢千文

右率更令所書千文楊補之家藏本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黄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今觀信本千文眞有完字具於胸中若搆凌雲臺一一皆劑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眞書到内史信矣此本爲楊補之家藏勒其全文欲學書先定間架然後縱横跌宕惟變所適也 容臺集

唐虞世南道塲碑

高陽郡隆聖道塲碑隋祕書郎虞世南撰次書石世南以書名隋唐閒而此碑最顯世競以摹本傳今其碑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爲摹本以高陽郡在中山也考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以定州爲先皇歷試所基遂改爲高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有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興則與雜記合矣夫隋改寺爲道塲觀爲玄壇貞觀十二年復寺觀舊名則當世南時隋謂道塲必矣以此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廣川書跋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冢非傳者妄也虞永興常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貞觀間亦已耄矣而是書之工唐人未有逮者元豐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監郡趙正夫會食於西齋出以示余諦玩無斁 山谷集

唐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予爲兒童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

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 集古錄

頃見摹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意亦疑石工太遠今觀舊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遒固知名下無虛士也榮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一碑即此碑舊刻其中缺字亦略相類唯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為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搨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又卷尾昔人題云咸通七年七月七日於二十二姊處得龍兄來認今福夷無大費而甚愛之雖無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 山谷集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輯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刓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者也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陳留淨土院書 同上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而題云相王旦書額者蓋舊碑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宿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

誤也睿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云 金石録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爲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遒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 清容居士集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書在今陝西西安府學乃宋王彥超翻本字之缺者凡一百七十有九予家藏舊搨唐刻因參校以足其文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眞蹟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玉印一顆則世南之書貴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眞迹故鮮有知是說者 金薤琳琅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銘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眞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眞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褾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褾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嘗與寇章賀拔惎皆以賞鑒相尋每稱服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覩斯帖因致其眞隸有加頃年崔丈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

何減於昇第邪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齋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曾見眞跡摹本枕臥積時蚪牙頭風四摹帖一闕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米芾書史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起草眞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祐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眞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幾玄題字雲煙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眞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錄況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易於朱君性甫都玄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文徵明甫田集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閒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肉似未勝歐骨蓋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並蘭亭詩敘治頭眩方甲亦在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並駕矣此草吾鄉陸太宰完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爲識其後且云太宰見此本三十年往來於懷其弟長卿始購得之以爲快然余考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王護見摹本後十年眞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

一月丁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及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者題云云又宣和書譜已入祕殿而前後御題寶識今皆無之此豈即王護之本抑果眞跡而流轉兵燹失標識邪襄陽又自言嘗臨汝南墓誌淅中好事者以爲眞虞本此書雖妙極戈法而不無襄陽結搆或即米所臨未可知也竊以爲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自佳耳何必鍾太傅哉 弇州山人藁

唐虞世南千文

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邪 集古錄

唐虞世南别帖

虞伯施手帖諭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墮其家聲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矣故知應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歎可以爲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祕書郎來護兒以武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氏子昶以不能世其業入杖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云 廣川書跋

唐虞世南書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二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

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眞欲照人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爲楷法戸蓮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素自敘嘉定九年閏四月丙子同觀於道山堂有疑爲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攻媿集

唐虞世南眞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啟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眞蹟世已絶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髣髴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眞知眞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道園學古録

唐虞世南破邪論序

右破邪論序唐虞世南撰并小楷書世南之筆惟孔子廟堂碑行世此文雖歐陽公趙明誠皆未之見而予乃得見之豈非幸哉破邪論今載釋氏藏經其説不暇深究若世南書則予之所嗜好故録之 金薤琳琅

虞永興世南書蹟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論序稍大者孔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幾奪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蹊逕耳 弇州山人稾

唐虞世南奏草

右唐虞世南奏草眞蹟中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記石本特賜臣晉右

將軍王羲之黃銀印一顆臣已祇受盡在貞觀七年十月後有宋人題名及賈丞相悅生印今藏宜興徐氏乃閣老公故物也世南所書廟堂記予碑跋中嘗及之但羲之有黃銀印及太宗以之而賜世南此皆後人所未知故表而出之 寓意編

唐虞世南積時帖

此卷或疑米臨然其研筆處特爲瘦勁米書以態勝不辨此也王元美家有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客亦有謂米臨者元美自題曰果爾則買王得羊於願足矣此帖則當出其右具眼者自能識取 畫禪室隨筆

唐虞世南東觀帖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其昌 珊瑚網

唐褚遂良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疎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筩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邪 廣川書跋

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遒逸波拂如鐵線蓋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輕弱不足言或以爲翻刻或以爲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三年建按遂

良以永徽六年貶漢州永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常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邪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爲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疑皆後人附益之耳 弇州山人藁

三藏聖敎序世傳二本余嘗評之以爲王書如千狐聚裘痕迹俱無褚書如孫蠶吐絲文章具在然今藏書之家右軍之刻多有而中書之搨僅見簡翁此帙紙墨兩精原溥可以保矣甲寅三月十八日東髮畢題字 蒼潤軒碑跋

唐褚遂良行書聖敎序

褚河南書在唐人中極爲富豔是碑之立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後宋道君楊小妹師之其所謂瘦金書者此其權輿也已 蒼潤軒碑跋

唐褚遂良孟法師碑

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集古錄

此孟法師碑乃中書侍郎岑文本文諫議大夫褚遂良書也首脫唐京師至德觀主八字尾脫年月銜名三十三字碑敘脫百餘字詞脫二十七字當是割裱後歷世久遠贉池零落故耳第的然唐刻唐搨本波拂轉摺處無毫髮遺恨眞墨池中至寶也攷褚公以貞觀十六年書時尚刻意信本而微參以分隸法最爲端雅饒

古意余嘗於黃熊所見而絕愛之今歸曹進士繩武相去里舍不百武得朝夕寓目一何幸也碑目見趙明誠金石録又余有舊翻本證之辨爲褚書不然世不以爲信本者鮮矣 弇州續藁

昔聞之陶九成云趙魏公以書法稱雄一世嘗見千文一卷以爲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卷尾方知爲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字文以百數此紙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構體規模八分蓋公於古人書無帖不習褚河南尤其所欽尚者也余觀褚書傳世者甚衆如聖教序兒寬贊哀冊文陰符經度人經各各臻妙並已著稱惟孟法師碑以公之言益以見重於世而東坡嘗評書云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有隸體正謂此帖云 莫廷韓集

唐褚遂良三龕記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 集古録

唐褚遂良枯樹賦

枯樹賦故龍閣壽春魏公家傳云褚河南書其卷末題識止云正觀四年爲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余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倖用事嘗賜二

王眞蹟二十軸因製爲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賦爲脚大會羣賢張以示之薛稷
崔湜輩見之皆廢食歎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旣用作屏而今本乃横卷豈非
後之好事者重裝褙以便緘藏邪抑河南書此賦自有别本邪不可復知也觀其
筆力遒媚頗逼二王非河南不能爲也而學者多云燕公于志寧也按志寧曾祖
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正觀末始襲祖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卿自有
封燕者而史失其傳邪或志寧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邪又不可得而詳也
予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而志於後 蘇魏公集

右枯樹賦世皆以壽春魏氏爲眞丹陽蘇丞相辨識之墨帖旣藏魏氏今所傳蘇
丞相跋尾者亦摸勒也至或以雍元直所臨倣爲魏本而系蘇跋其後余此本得
之壻汶陽梁正壽正壽雅好筆墨且自精賞魏鄭公嘗云褚河南下筆遒勁甚得
逸少體資此本皆蘭亭筆法識者寡云開封丁禹錫毗陵胡承之以勒石大野晁
无咎記 雞肋集

舊見陳了翁筆法清勁嘗疑其創自爲家今乃知髣髴出枯樹賦耳豫章金陵所
刻何曾有毫髮似哉晁補之字僅見以跌宕亦自有意況經前輩鑒定重以省印
郡記累累無不可考胡氏世家在東南爲盛世將摹刻又不一所此眞蹟尤其所
寶故所在用意識之歷宮大略備焉壬午五月廬陵劉辰翁題 珊瑚網

河南存筆在人間者數十年來特傳有禊敘一本在故祭酒陳緝熙先生家號爲

同文圖書館印

眞蹟而今亡矣此外雖贗本亦罕經見此枯樹賦殆是元人繙搨其中不勝褰裳濡足之苦其外正若桓大將軍之於劉司空甚多似而多遺恨者後有晁補之跋却是眞手筆辭氣筆勢皆極超拔矯然游龍金陵人家蓄之請予鑒玩因書云爾予見晁書前此止一小牘不知其精絶如此也 祝氏集略

唐褚遂良哀冊文

褚遂良書在唐賢諸名世士書中爲秀穎得羲之法最多者眞字有隸法自成一家非諸人可以比肩此書蓋其晚年筆紹興丙辰十二月初五日臣友仁審定 珊瑚網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簣成所題定爲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若論字畫當爲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温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顏眞卿得之耳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簣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

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潛溪集

褚河南書太宗哀冊文舊得之先友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書家論古名賢遺蹟

河南傳世之佳者三龕碑兒寬贊及此帖耳三龕碑未得見嘗見會稽鄧宗經有兒寬贊墨蹟眞妙絕此帖亦今世所罕見者余家諸帖此當爲冠 東里續集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嘗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遜志齋集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補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以大節著爲唐名臣卒之書爲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冊文藏於吳江史明古明古喜讀史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於古人所愛則得其摹刻之語亦深味之况其手蹟哉則雖謂貴其書亦可也 匏翁家藏集

右故相河南公褚登善書唐文皇哀冊文得之吳江史氏家蓋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爛然刺眼眞神物也評書者謂河南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第狀其美麗之態耳不知其一鉤一捺有千鈞之力雖外拓取姿而中擫有法此晚年筆似非虞永興所能低昂也卷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故不登宣和御府及入海岳長睿諸君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燼爲光堯帝阿暉賞識顯晦固有時耳宋景濂嘗爲

同文圖書館印

詹國器跋一卷云似河南筆然中落八字又無諸賢款識其爲贋本無疑阿暉既當上誇其父余之所得視景濂不既多乎 弇州山人藁

唐褚遂良摸禊帖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晁美叔齋云借於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巘黃素兩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王帖全是褚法其狀若巖巖奇峯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若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幹之鮮肅肅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鶬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賢也至於永和字全呈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倣莫稱於魏薛賞則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四月二十二日寶晉齋舫手裝襄陽米芾審定真蹟祕玩 寶晉英光集

右唐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禊帖永樂八年上在春宮得墨本命工刻之於石時大臣及近臣侍監國者各賜摹本得者裁六七人非恭慎端厚有文學者不預蓋貴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所被賜者間出屬臣士奇識於後臣侍上最久蓋嘗竊聞賜帖之旨非獨矜重法書要在獎勵其人焉謙初爲大理少卿上嘉其儒雅且明正寬厚志存澤物有大臣體特奏太宗皇帝以爲右副都御

安無舛又命署刑部尚書而諭之曰余知卿無忝也既嗣大統廷臣雖有進官者
然悉兼舊職獨以大理平天下刑獄非謙不可遂改大理卿謙感知遇之厚孜孜
盡心若宋歐陽觀所為求生道於死獄者謙蓋有焉凡人之麗於辟者往往心誠
服之而無憾今九重惓惓夙夜圖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謙亦圖惟厥終用永彰
皇上知人之明而不忝明良千載之遇則家藏此帖固子孫萬世之寶嗚呼尚敬
之哉 東里集

米元章書史云唐摹蘭亭有二其一為王文惠家褚遂良黃絹上臨本其一劉涇
收唐絹臨本今此本是元章所題手筆審定眞跡以為褚法之妙薛魏歐虞所不
能及殆即黃絹本也大理以十三百千購之仍詳討其始末復以示余已無能讚
歎聊補其未備云 余允文仲蔚先生集

唐人臨右軍禊帖自湯普澈馮承素趙模諸葛貞外其嚴整者必歐陽率更而佻
險者咸屬褚河南河南蹟尤多米襄陽既於書史稱得蘇沂家第二本以為出他
本上然考之是雙鉤廓填耳書史又云右軍筆精大令日寒二帖薛丞相居正故
物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乞貲之官
約以五十千質之後王以二帖質沈存中而攜褚書見過請售因謝不復取後十
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高郵以二十千得之此本藏深山
民間落黃拾遺熊手以百三十金售予後有襄陽題署備極推與且云是王文惠

同文圖書館印

公故物辛已歲購之公孫瓛與書史語合按蘇家本於崇寧壬午閏六月手裝此則壬午之八月手裝耳書法翩翩逸秀點畫之間眞有異趣襄陽所稱慶雲麗霄龍章動采庶幾近之蓋山陰之喆嗣而蘇本則其仍孫何得甲彼乙此邪今年爲萬曆丁丑上距裝褫之歲蓋七甲子少三正朔耳安得不六倍其直也又有李伯時一跋雖眞蹟而似非題此卷故剔之以戒蛇足弇州續藁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紙米元章跋在海寧陳家缺三行又蘭亭褚臨墨跡絹本王弇州家藏復歸新都汪太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廣陵容臺集

唐褚遂良書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疑也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舍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戰勝之術分爲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於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才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賛又士希巖不知何許人作賛三道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若賛者略無髣髴信其奥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也比歲於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眞蹟注本始知上古眞仙谷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而後不言爲誰其間有若

相應荅亦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羣仙之集而爲之邪抑高眞會粹而成此經邪初有道流攜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於觀中遂爲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爲慈谿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貞觀六年奉勅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眞蹟尤爲合作字豆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於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跂及亦安得此目力邪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黄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爲善仍命長子淳細書臨摹於後尚存舊本之萬一云 攻媿集

唐褚遂良兒寬贊

河南三龕孟法師二刻早年所書房公喬聖教序記長安同州本並晚年書此兒寬贊與房碑記序用筆同晚年書也容夷婉暢如得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觀之自鄙束縛於毫楮間耳諸王孫趙孟堅子固書 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

褚河南漢兒寬贊正書三百四十字中刮去字蓋國諱也河南書豈待贊而顯子固所謂容夷婉暢者殆得之矣至順四年閏三月廿四日柳貫識 柳待制集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爲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眞蹟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抑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至正元年夏四月二十三日黄溍記 黄文獻公集

褚河南書清勁峻嶷平生大節蓋已見筆墨之間古謂書類其人信哉豫章揭洑記揭伯防集

潛溪宋先生題褚河南書云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其温潤似虞結體則法右軍人徒見所書或與薛稷類者疑之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顔眞卿得之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此題識唐太宗哀冊文也余嘗見之此所書兒寛賛筆意正同趙子固柳道傳先生黃文獻公揭伯防跋語皆眞蹟但柳先生以刮去五字爲宋國諱則又見宋以前文字亦諱此不知何也此書非深識者不達其妙又試以余書求之翰林學士解縉紳識春雨集

褚河南工隸楷尤爲當時所重近世罕見眞蹟此有以枯樹賦墨本示余殊不足以啓人意見其僞無疑今觀此書筆勢翩翩神爽超越大勝家姪帖諸刻誠可爲希世之玩也永樂辛卯春正月庚寅廬陵胡廣觀畢拜手謹識晃菴集

褚遂良善書與虞齊名世南嘗薦之文皇世南死登善獨擅大名當時御府所收右軍眞蹟贋者相半他人不能識登善輙能辨之至纖悉不爽後遇有所購必經審鑒爲定及其自書乃獨得右軍微意評者謂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變化開合一本右軍其諸帖中西昇經是學黃庭度人經學洛神陰符學畫像湖州獨孤府

君碑越州右軍祠記同州鴈塔兩聖教序記是其自家之法世傳蘭亭諸本亦與率更不類蓋亦多出自家機軸故也今觀永新文學鄧仲經甫所藏兒寬贊正與蘭亭聖教序記諸帖相似筆意婉美似瘠而腴似柔而剛至於三過三折之妙特加之意誠褚法也後有趙子固及柳道傳黃溍卿揭伯防諸公跋尾皆信而可徵柳公謂中間刮去弘字爲宋國諱信然宋人以弘爲弘是也弘宣祖諱永樂辛卯二月獨山王偁觀畢書於鍾山書屋虛舟集

褚河南博雅通識工隸楷初師虞永興晚得右軍筆法正書遒勁直班歐虞貞觀中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其爲人忠直貞亮可知矣觀此書兒寬贊瑶臺青瑣春林羅綺之喻不虛也而剛方正直之氣溢於翰墨之間誠類其爲人千載之下其流風餘韻即此可想見矣山東憲使雲間黃汝申出以見示不勝喜幸杜子美有云金鍾大鏞在東序氷壺玉鑑懸清秋余於褚書亦云汝申其寶之正統四年正月丙戌豫章胡儼謹題頤菴集

此卷舊藏故人鄧宗經所宗經爲廬陵永新潛山三縣學官皆攜以自隨洪武壬午予獲觀於廬陵永樂丁亥又獲觀於永新是時學士解公赴桂林任予送至彼解公題此卷深欲效河南筆意題畢自謂與平日所書迥異從行有黃生學書於公熟識公字公戲以手掩其名名生試觀問爲誰書生錯愕莫能辨因撫掌大噱

後五年辛卯春宗經攜至南京寓余官舍中翰林諸公俱來就望而檢討王公孟陽欣然許題其後且以就望爲不足借歸觀之往返數四一日大雨中學士胡公肩輿來索而卷適留孟陽所亟命院吏二人荷氈衫往取留其家二日所題字亦異平日書蓋觀此而有以啓其新意也今少傅東里楊先生時在春坊以少暇未及觀最後始與宗經攜卷詣其私第值暮秉燭展玩良久會公冗弗果題識宗經常闕然於懷宣德乙巳予至潛山宗經袖此卷欲以遺予且曰君子不留意於物吾老矣付之得人則於此卷無負矣予辭以素不善書當求善書者付之庶幾不負今年冬予至雲間大參黃公汝申忽出此卷示予自言前此兩月過安慶得之秀才李生生名善嘗從宗經遊豈宗經屬以擇人而授生生知黃公好古博雅而又長於法書故竟以歸乎黃公然李生可謂能知人宗經亦無負於此卷矣展玩之餘俯仰今昔非但河南之墨跡足爲寶玩而當時二三君子之餘韻猶可想見因詳著於卷尾正統二年丁巳十一月晦盧陵周忱書於雲間之三陸書院 雙崖集

唐褚遂良臨右軍文賦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緜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李翹叟出褚遂良臨右軍書文賦豪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 山谷集

唐褚遂良千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況其眞蹟乎今觀所書千文柔勁險媚眞如鐵綫縈結而成或者評爲柳誠懸所臨褚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宋學士集

唐褚遂良清娛墓誌銘

褚河南刺同州時夢一女子自稱司馬遷侍妾姓隨名清娛因遷出遊攜清娛居此會有事出都清娛遂僑居於同後遷故清娛以悲死夢中特乞河南一言銘墓以垂不朽其書尤秀婉可愛子長足跡半天下豈遊畢猶置妾近地入都而後謀歸之耶然考子長遭腐刑退而著書年月頗久清娛終不歸至子長死而後一身殉之觀子長君臣朋友之間一深情人也獨何忍於清而不爲定其去留是不能無疑在河南非妄言者至曰爲天帝所閔得賜血食一州乃知處倫常之變用情得其正者雖屈而必伸不當憤激藉青蠅爲弔客也 李呈放鷴亭集

唐褚遂良靈寶經變字

余家舊藏褚遂良靈寶經變字一卷紙墨淳古字畫闇而俱完精神如新以之較衡山先生停雲初刻多廿有八字豈當日所搨亙有明晦遂因之爲存亡耶可以信古刻之當多收也然於此益見衡山先生之苦心也以二刻並觀如出一石若非多少不同無緣知此爲宋搨矣先生摹臨之妙蓋千古之絕技進乎道矣恐後之覽者亦疑停雲爲文家一筆書幸有此證故特表而出之以信百世或可爲停

同文圖書館印

雲重否 墨林快事

唐褚遂良心經

懷仁所集序記後殿以心經雖不能遍及三藏然六百五十七部以般若為宗般若以心經為宗系之末為不韙也而褚序記則無有非闕典與乃褚自有獨本心經以天寶元年刻於河北道宣慰使陳令望者尤為峻拔比之序記字差縮而精神風度不似兩時書豈褚見懷仁之集又賈其餘力邪而無復好事者合刻為完璧其搨本海內亦遂少傳豈不久為賊所據當遂不存邪而此本亦必其初出日所搨是以筆法神氣不失毫末視今日之序記不啻天壤幸為余寶可望一不幻去矣輙以為唐人眞書第一合不遜懷仁本也 墨林快事

唐李靖上西嶽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劒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喜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僞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邪劉餗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後果如言此書殆似或眞有是邪將後人因此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若可信也 廣川書跋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嶽書眞蹟蓋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內矣是以卒能

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借石刻在廣西余得之劉昆吾僉事云

唐李百藥汎愛寺碑

李百藥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百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倦集古録

唐殷令名裴鏡民碑

右唐裴鏡民碑殷令名書令名與其子仲容皆以能書擅名一時而令名遺迹存者惟此碑耳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惜不多見金石録

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

右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齊王簡棲所撰録於文選令名之子仲容官禮部郎據法書要録云仲容奕世工書精妙曠古令名嘗書濟渡寺額後代程式父開山也武德中爲尚書故闕山字而李氏諱不及淳日照基誦者正在貞觀永徽間跋尾書惟則者集賢待制史惟則小泥涀字即唐相晉國忠獻韓公所寶書也元祐戊辰集賢林舍人拾爲苕霅之遊九月二日道吴門以王維畫古帝王易得龍圖閣待制俞獻可字昌言之孫翌日與葛藻字季忱撿閱審定五日吴江艤舟垂虹亭題寶晉英光集

唐薛純陀辨法師碑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

E.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録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祗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埋沈泯滅非余偶録得之則遂不見於世矣迺知士有負絶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集古録

右唐辨法師碑薛純陀書歐陽公集古録云純陀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罕知者集古所得純陀書祗此而已余按法書要録云薛純陀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然則純陀當時眞知名矣余又得純陀八分書比干碑歐陽公所未嘗見也與純陀同時有薛純唐太宗命書砥柱銘者其筆法與純陀絶相類疑即一人蓋唐初時人名姓多如此爾金石録

辨法師碑薛純陀書昔歐陽公嘗評其不減率更然所書不傳永叔所得唯此純陀貞觀十二年奉勅書銘砥柱其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勢固無牽強以成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號能書者皆避而讓之其後柳誠懸愛其書恐失其次第則又別書於石後世得純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疊必按此序之砥柱銘爲薛純而此碑爲薛純陀嘗爲祕書正字本名純陀後以純自列於時余於類書見之廣川書跋

唐薛純砥柱銘 薛純即薛純陀見辨法師碑跋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撰祕書正字薛純書其字因山鑱鑿就其窪平

隨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欹巇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貴之
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
偉猶有古人體法其後柳公權書刻柘提令已譌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
得完蓋摹擊之工不至故耳 廣川書跋

唐宋才郎穎碑

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
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
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嘉祐八年九月
二十四日書 集古錄

唐諸葛思禎李孝同碑

孝同者淮安靖王神通之子史但附名神通傳末碑亦磨泐可讀者才半中有云
太宗爲秦公孝同隸焉承間啓王曰秦公瞻視非常功業又大雖非儲貳必膺寶
曆請王心然之云云此亦可爲先見矣撰文姓氏已不可求書者據趙明誠爲諸
葛思禎今亦磨蝕但其筆法虯健波拂處大類褚河南可寶也 石墨鐫華

唐李懷琳倣晉嵇康絕交書

右唐李懷琳倣晉嵇康絕交書眞蹟具載唐竇蒙述書賦注宋周越法書苑等書
歷代傳賞者也此書筋肉豐壯位置典古如雲行水流渾然無迹高出懷琳所作

衛夫人七賢等帖上蓋叔夜書唐世尚存懷琳得以倣之宜其高於自作至於兔蒋涇笠等古字亦有所本也劉燾無言以能書名宋亦嘗摸刊於續帖中辨論之詳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此帖又經韓平原賞閱圖印具存漁陽鮮于伯機寶愛終世行草之源亦出於此唐初名手書文瞻字妙如此者世不多見況是法書中烜爀者也德常其保藏之東楚湯垕君載書於燕山張氏清容齋延祐庚申四月五日 停雲館帖

右唐冑曹參軍李懷琳所摹絕交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鼇山所藏雙鈎廓填筆墨精絕無毫髮滲漏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岳書史及東觀餘論並言懷琳好作僞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衛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竇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臨嵇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絕交書云云故黃長睿以爲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倣之且謂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疎宕縱逸非若此帖精神沓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七賢衛夫人遠甚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懷琳摹之邪抑懷琳好右軍之跡倣而爲之邪正德庚辰十一月晦跋 莆田集

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趙供奉所書千文如謹勅士不敢毫髮自縱在繩束外至今見者爲之斂衽退步及觀困學翁跋則如神龍天馬殆不可羈其間法度出於自然噫此筆亦不可多得矣我輩何敢仰望下風因乘興效顰值子玉千文卷録以還延祐庚申夏五玉霄滕賓拜手 珊瑚網

左右内率府録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爲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勅臨摹蘭亭逮今猶有存者予於祕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沉著不露可寶也 宋學士集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予平生所未見者固宜蓋褒鄂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間者曹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 匏翁家藏集

唐趙模高士廉塋兆記

右唐高士廉塋兆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名勵而北史作勱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姓纂轉寫誤爾許敬宗撰趙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 金石録

唐馮承素臨本樂毅論

衛夫人七賢等帖上蓋叔夜書唐世尚存懷琳得以倣之宜其高於自作至於兎蔣涵筮等古字亦有所本也劉燾無言以能書名宋亦嘗摸刊於續帖中辨論之詳見黄伯思東觀餘論此帖又經韓平原賞閲圖印具存漁陽鮮于伯機寳愛終世行草之源亦出於此唐初名手書文贍字妙如此者世不多見况是法書中烜爀者也德常其保藏之東楚湯垕君載書於燕山張氏清容齋延祐庚申四月五日 停雲館帖

右唐冑曹參軍李懷琳所摹絶交書令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鰲山所藏雙鈎廓填筆墨精絶無毫髮滲漏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岳書史及東觀餘論並言懷琳好作偽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衛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竇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臨嵇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絶交書云云故黄長睿以為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倣之且謂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疎宕縱逸非若此帖精神沓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七賢衛夫人遠甚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懷琳摹之耶抑懷琳好右軍之跡倣而為之耶正德庚辰十一月晦跋 甫田集

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趙供奉所書千文如謹勅士不敢毫髮自縱在繩束外至今見者爲之斂衽退步及觀困學翁跋則如神龍天馬殆不可羈其間法度出於自然噫此筆亦不可多得矣我輩何敢仰望下風因乘興效顰值子玉千文卷録以還延祐庚申夏五玉霄滕賓拜手 珊瑚網

左右內率府録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爲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敕臨摹蘭亭逮今猶有存者予於秘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晝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沉著不露可寶也 宋學士集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予平生所未見者固宜蓋褒鄂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間者曹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 匏翁家藏集

唐趙模高士廉塋兆記

右唐高士廉塋兆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名勵而北史作勱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姓纂轉寫誤爾許敬宗撰趙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 金石録

唐馮承素臨本樂毅論

同文圖書館印

右搨本樂毅論是貞元十二年四月九日勅内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眞蹟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郎護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也褚遂良記 書畫題跋記

彥遠家有馮承素蘭亭元和十三年詔取書畫遂進入内今有承素樂毅論在並有太宗手批其後張彥遠記 同上

唐陸東之千文

陸東之當唐太宗高宗之朝故書千文闕淵明治三字少學書於其舅虞世南晚乃習二王法故體象與世南殊不類張懷瓘謂一覽未察沉研始精則王虞神氣東之筆下爲可分矣 松隱集

唐陸東之蘭亭詩卷

東之爲顏平原外甥書法足當宅相眞蹟絕少曾見蘭亭詩五首於項子京宅書法絕似定武本禊帖凡二百六十字漫漶者廿餘字墨氣若新精彩飛動大足神物後歸余前有趙字後有神品二字印記當是魏國故物 馮夢禎快雪堂集

唐高正臣明徵君碑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明山賓也高宗朝其裔孫崇儼以方技進故立此碑舊

唐史言高宗自製文而書之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金石錄

右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栖霞二大字乃大中庚子歲所立今碑乃景子此即米芾所謂手摩一丈玉讀盡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蒼潤軒碑跋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唐道因法師碑中臺司藩大夫李儼撰蘭臺郎騎都尉歐陽通書通率更令詢之子書法出家學矩矱森嚴意度飄逸但少含蓄之趣耳東里續集

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家言然去藺栖頭陀不啻一小劫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索靖載妖帖章草中鳥跡筆者顏眞卿家廟茅山碑正書中玉筯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筆者此未易爲俗人言也弇州山人藁

唐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力勁健盡得家風但微傷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無異也書家論通比詢書失於瘦怯薛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信也廣川書跋

唐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

同文圖書館印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顔有意書撰人題法曹陳王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録直以爲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敘述前世遺跡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金石録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

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集古録

唐趙仙客徐王元禮碑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閥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棣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爲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略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爲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爲得爾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爲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辨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集古録

唐宋之悉襄州刺史封公碑

右唐襄州刺史封公碑宋之悉書字畫頗佳之悉之問弟也金石錄

唐孫過庭書譜

孫虔禮書譜刻石凡三其一祕閣續帖未有宣政印記者最爲完文今不可復得矣余遊燕中有僞作古色以鬻者其刻亦佳而中有兩訛字蓋祕閣之帖遺於後而紙敝墨渝刻者承之賴以辨耳其一末有宣政印記而前缺一二十字蓋自內府出而卷首稍刓破然自眞蹟上翻刻故獨佳中間結搆波撇皆在其三爲文氏停雲館刻則影響耳虔禮書名烺烺一時獨竇臮貶曰凡草閶闔之類此帖濃潤圓熟幾在山陰堂室後復縱放有渴猊遊龍之勢細翫之則所謂一字萬同者美璧之微瑕故不能揜也因書於第二本後弇州山人藁

唐孫過庭草書千文

右衛胄曹參軍孫過庭字虔禮唐垂拱時人草書專學二王余初得郭仲微所藏千文一軸筆勢遒勁雖覺不甚飄逸然比之永師所作則過庭已爲奔放矣而竇臮謂過庭之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固已深疑此語旣而復獲此書研窮之久視其興合之作當不減王家父子至其縱任優游之處仍造於疎此又非臮所能知也顏魯公與夫人書今亦在吾家皆蘇子由吉祥閣所見因復記之保寧賜第王詵晉卿珊瑚網

同文圖書館印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白森然項用卿出千文眞蹟觀之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脫不爲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辦此用卿其永寶之 焦竑澹園集

孫虔禮千文眞蹟吳寋叔所藏首有乾卦圓印則宋禁中物中有趙魏國大雅印鈐縫又江表黃琳等印蓋皆收藏家虔禮書法有名於唐所傳有千文書譜但見石刻而已今觀千文眞蹟出入規矩姿態橫生如蛟龍之不可方物似從右軍大令換骨來視宋元人遠隔幾弱水三千矣內孔懷二字倒切磨下缺至承字桓公匡合桓字作齊余素不善草愧未嘗學三復此卷見其筆勢飛動有遊刃弄丸之妙不覺心折書譜眞蹟儻在天壤間又不知終能寓目不寋叔名士諤余友人康虞之子時萬曆乙巳夏四月上澣日寓溪南吳氏翠帶樓跋 馮夢禎快雪堂集

此孫過庭眞蹟也觀其結字猶存漢魏間法蓋得之章草爲多即永師千文亦爾乃知作楷書必自八分大篆入門沿流討源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學過庭者又自右軍求之可也 畫禪隨筆

唐孫過庭書景福殿賦

書家評孫過庭章草用筆雋拔如丹崖絕壑筆勢堅勁子不能無疑觀此帖用筆稽古有漢魏之風終卷結字無點畫差謬書賦云千紙一類一字萬同蓋知非虛談也近見王內翰所藏書譜眞蹟與此賦極相類又有墨本千文差不遠矣建中

靖國元年春三月曽肇題於玉堂之西軒 戲鴻堂法帖

唐鍾紹京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元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元豐類藳

唐鍾紹京楊曆碑

右唐楊曆碑題云義男光禄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曆中官楊思勗父也紹京出於胥史無他才能特以夤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閹豎至以父事之而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録之 金石録

唐鍾紹京書千文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陳并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徧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大年於是

同文圖書館印

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米芾書史

唐鍾紹京書遁甲神經

右鍾紹京書遁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迴腕藏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眞蹟臨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可以意求耳容臺集

唐殷仲容書流盃亭侍宴詩

右流盃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留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爲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予今又録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集古録

唐盧藏用蘇許公碑

蘇許公瓌武功人景雲元年十一月葬於武功碑隸書剥蝕過半存者才十三書法猶有漢魏遺意金石略云盧藏用書而金石録云藏用撰書攷文苑英華藏用撰序張說撰銘今碑後猶有范陽張說字鄭趙二公未見耶石墨鐫華

唐顏惟貞書武承規墓誌

右唐武承規墓誌蘇頲撰顏魯公家廟碑載魯公之父名惟貞字叔堅嘗爲太子

文學今此誌題太子文學顏叔堅書豈非以字行乎家廟碑又稱叔堅受筆法於舅殷仲容氏特以草隸擅名云 金石錄

唐賈膺福大雲寺碑

右周大雲寺碑賈膺福撰并八分書其筆法精妙可喜按舊唐史云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象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紹京之書世固多有膺福筆蹟雖僅存然世亦未有稱之者如昌容等書遂不復見以此知士所以自著於不朽者固在德而不在藝也 金石錄

唐賈膺福修封禪壇記

右唐修封禪壇記賈膺福書初余得膺福八分書大雲寺記愛其筆法後又得此記字爲小楷尤工妙可喜云 金石錄

唐唐奉一中興聖教序

右唐中興聖教序中宗爲三藏法師義淨所作唐奉一書刻石在濟南長清縣界四禪寺寺在深山中義淨眞身塔尚存余屢往游焉得此文入錄按御史臺記奉一齊州人善書翰武后時爲御史後坐誅翦皇族廢 金石錄

唐劉升華嶽昭應碑

右碑序頌華陰主簿盛廙爲故相許國蘇文憲公頲祈雨獲澍而作者也侍御史劉升書按趙明誠金石錄於唐碑搜訪殆徧而獨遺此升書亦僅一見於此碑而

已書法八分頗遒美可仲季惟則升卿而乏漢意聊爲録之 弇州山人藁

唐李承福智乘院碑

長子縣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院立德撰李承福書碑成於咸亨中則文帝時也考次鄭王元懿唐高祖第十三子武德四年分國於滕出刺沅州貞觀七年徙鄭十七年持潞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潞州復持節絳州所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於朝廷爲宗室表顯慶元年持節安沔隨郢安州刺史此其所歷也唐書惟敘鄭潞絳三州不言再持潞絳節其爲安州刺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舊書皆作璥蓋因其弟琳顯名疑旨從玉也唐在中世宗子皆以材任職而敬之三世爲夷簡爲宗閔琳之再世爲勉皆位宰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考耶然璪珪琰璿璲珩碑皆不具而别見於龍石此宜史官不能備録也 廣川書跋

唐郭謙光崔敬嗣碑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録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集古録

謙光尹尊師碑

碑郭謙光八分書謙光八分初不見稱於唐人獨歐陽公盛稱之以

謂不減韓蔡李史四家余因訪求久得崔敬嗣及此碑著錄焉 金石錄

唐郭謙光池州刺史馮公碑

右碑在縣東四十里漢長陵西下里許野中字八分書剝落過半存者儘有可玩近下半入土中北望平衍莫識墓之所在拂拭苔蘚辨別形似讀之如右郭監丞當時名筆又分書唐太子右庶子韋維碑古碑考載在京兆向未搜得見是碑亦差慰想並記 金石遺文

唐徐嶠之孝義寺碑陰記

右唐孝義寺碑陰記初陳徐陵爲孝義寺碑至開元二十二年徐嶠之爲湖州刺史再書刻之因記其事於碑陰嶠之自云陵十世孫按陳書陵以後主至德元年卒距開元二十二年才百五十餘年不應已有十世孫又據嶠之父高行先生碑云曾祖儼梁岳陽王參軍則是儼與陵同時而在其前不應爲陵五世孫以此碑陰所書可疑然其筆法精妙非嶠之不能爲特恐書時誤耳 金石錄

唐魏華王夫人墓誌

右唐王夫人墓誌夫人魏叔瑜妻華之母也誌無書撰人姓名驗其筆法蓋華自書華以草隸擅名一時然石刻見於今絕少此誌世尤罕傳云 金石錄

唐薛稷封中嶽碑

右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缺書撰人名氏皆不可考然驗其筆蹟蓋薛書也 金石錄

唐薛稷鄭府君碑

右洛陽令鄭敞碑薛稷撰并正書碑稱敞上世皆爲顯官而敞之爲令綽有政績惜乎唐史無傳稷撰此碑在武氏久視元年故碑中之字如地作埊天作兲人作𤯔臣作𢘑國作圀授作𥠢正作𠙺日作㘡年作𠡦之類皆武氏所製故當時臣下用之非天子不考文此亦可見武氏僭竊之罪 金薤琳琅

唐薛稷杳冥君銘

右杳冥君銘鳳閣舍人薛稷撰并正書此銘集古録不載歐陽公蓋未之見趙氏金石録雖列其目而云無書撰人姓名則亦不知其爲稷也銘文但云悠悠洛邑眇眇伊瀍又云靈蹟難訪莫知其狀則稷未嘗真知墓地蓋汎然而銘之耳後讀陳子昂集見其冥冥君墳記云皇帝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迹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層曲欲開石室營壽宮庀方興得古藏焉内有甓瓦長二丈二尺闊八尺中有古劒一銅椀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及棖撥之應手灰滅即具物備容還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冥君云觀子昂文則墳嘗發於武氏揜而錫之以名亦武氏也 金薤琳琅

唐薛稷書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録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顔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凡

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麤眞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集古録

唐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忘濃纖健快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爲一家劉景升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云 廣川書跋

唐鄭萬鈞草書心經

此草書心經刻之長安中云右軍書非也雖遒逸而踈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況右軍乎見唐文粹乃駙馬都尉鄭萬鈞書張説有序萬鈞尚睿宗女代國公主字華婉者也於書家不甚琅琅宜其然 王氏法書苑

唐殷玄祚契苾明碑

明契苾何力子也婁師德製文殷玄祚書筆法亦瘦勁可觀碑中契苾何力作河力史謚曰烈碑謚曰毅疑史爲誤碑中敘明子前曰長男崧後曰聳二字自相牴

牾且明長子從襲封涼公而后云孤子息涼國公嵩立又何也明葬於萬歲通天元年碑立於先天二年仍稱大周革命仍用武氏製字都不可曉 石墨鐫華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二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73
HGT.
LENG.